

文學論文集第二輯

戰後蘇聯文學之路

日丹諾夫等著

葆荃·水夫等譯



時代出版社

А. А. Жданов и др

Пути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сле войны

Перевод Гэ Бао-цюэн и Суй Фу

Шанхай

Экспресс

1949

2-е изд.

戰後蘇聯文學之路

• 文藝論文集第二輯 •

著作者 日丹諾夫等 翻譯者 葆荃・水夫

發行者 姜椿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〇二七四

電報掛號 «ЕРССНРУВСО» (五七〇〇四四)

一九四七年七月初版 (2000冊)

一九四九年八月再版 (6000冊)

文學論文集第二輯

戰後蘇聯文學之路

日丹諾夫等著

葆荃·水夫等譯



時代出版社

戰後蘇聯文學之路

• 文藝論文集第二輯 •

日丹諾夫等著

葆荃·水夫合譯

時代出版社 • 一九四九年

目次

譯者前言.....	7
-----------	---

正文

文獻：

日丹諾夫關於『星』與『列寧格勒』 兩雜誌的報告.....(葆荃譯).....	11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聯共(布)黨中央委員 會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法令(水夫譯).....	36
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 團的決議.....(水夫譯).....	41

論述：

蘇聯作家在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會議席上 的演詞摘要.....(水夫譯).....	49
法捷耶夫日丹諾夫的報告和我們最 近的任务.....(葆荃譯).....	69
卡拉瓦耶娃在新的上漲之前.....(葆荃譯).....	78
葉爾米洛夫蘇聯文學——世界最民主 的文學.....(水夫譯).....	83

「旗幟雜誌」社論 高舉起文學的思想旗幟！（沈 思譯）……93

附 錄：

戈 爾 希 柯·夫 等 論一本有害的小說——淑
希慶柯的「日出之前」…（葆 荃譯）… 106

譯 者 前 言

在去年八九月間，蘇聯的文藝界曾經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批評工作，對文學、戲劇和電影等三部門中的許多不良的傾向和思想不正確的作品，展開了嚴格的批評，聯共黨中央委員會和蘇聯作家協會更就這許多問題作了個別的決議，像聯共黨中央委員會八月十四日「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八月二十六日「關於話劇戲院的上演節目及其改進辦法的決議」，九月四日「關於影片『燦爛生活』的決議」，以及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在九月四日所作的關於文藝問題的決議，都是這次批評工作中的最有價值的文獻。這次批評工作所涉的範圍很廣，包括了文學、戲劇和電影等三個部門，現只就文學方面的情形講一講。

文學方面的經過情形是這樣的：列寧格勒原有兩種文藝刊物：一種是『星』，一種是『列寧格勒』，俱係蘇聯作家協會的機關刊物，但由於作家協會的領導和編者的思想認識的薄弱，這兩種雜誌就發生了許多嚴重的錯誤，經常刊載許多思想與傾向不正確的作品，並將自己寶貴的篇幅，貢獻給了作家淑希慶柯和女詩人阿赫馬托娃的所謂文學『創作』。像聯共中央的決議中，就這樣清楚地指出『星』雜誌的錯誤：

「在「星」雜誌上，和蘇聯作家的有意義的與成功的作品一起，最近還出現了許多缺乏意識的，在思想上有害的作品。「星」的嚴重錯誤，乃是把文學論壇供給一個其作品與蘇聯文學無關涉的作家淑希慶柯。「星」的編輯部知道淑希慶柯早就專門在寫作空虛的、無內容的、庸俗的東西，專門宣揚腐爛的無意識的和缺乏政治的言論，想使我們的青年走入歧途並毒化他們的意識。淑希慶柯最近發表的一篇小說「猴子歷險記」，對蘇聯生活和蘇聯人民表示了卑鄙的誹謗。淑希慶柯用畸形的漫畫的形式，來描繪蘇聯的制度和人民，毀謗地把蘇聯人民描繪成爲一羣原始的、未開化的、愚蠢的、帶着庸俗趣味和風尚的人。

「「星」雜誌也在各方面使女作家阿赫馬托娃的作品得到普及化，而這位女作家的文學與社會政治的面貌，則是蘇聯公衆早就熟悉的。阿赫馬托娃是那種和我們人民無關涉的空洞無意識的詩歌的典型代表者。她的詩篇充滿着悲觀主義和頹廢思想，顯露出那種在貴族與資產階級的唯美主義及頹廢主義——「爲藝術而藝術」——的立場上所形成而不願和自己的人民齊步前進的舊沙龍詩歌的趣味，這對於教育我們青年的事業帶來損害，因而在蘇聯文學中是難以容忍的」。

同一個決議，也指出了「列寧格勒」雜誌的錯誤：

「「列寧格勒」雜誌特別編得不好，它經常把自己的篇幅貢獻給淑希慶柯的庸俗的與毀謗的文章，貢獻給阿赫馬托娃的空洞的漠視政治的詩歌，正像「星」雜誌的編輯部一樣，「列寧格勒」雜誌也犯了極大的錯誤，發表了許多貫穿着對一切外國事物表示諂媚精神的作品」。

除此之外，在這兩種雜誌上，也出現了「一些向着無思想性與墮落陣地爬的其他許多作家的作品」。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地的報章雜誌，更常常刊載淑希慶柯的作品，國家出版局甚至還出版他的小說集。

這一切現象的產生，就不能不追究到列寧格勒的地方黨部和蘇聯作家協會的領導工作，特別是思想領導的工作。像列寧格勒地方黨部不但沒有注意到這兩個雜誌所犯的錯誤，並且還讓淑希慶柯有惡劣傾向的作品上過了列寧格勒的雜耍舞台，批准了有淑希慶柯參加的「星」雜誌的

編輯委員會的新名單，讓他有着一切的方便條件安頓下來。蘇聯作家協會（當時是由名詩人及小說家鐵霍諾夫領導的）也沒有注意及此，竟容許這種傾向存在着，並且還讓淑希慶柯在列寧格勒的文學事業上起着領導的作用。此外，文藝界還存在着一種不良傾向，就是以私人的友情來代替思想性與原則性的立場，爲了不得罪任何作家，寧可讓許多思想水準低的作品擁進文壇，而不顧它們對人民教育所帶來的有害的影響。

到了去年八月間，聯共黨中央認爲不能讓蘇聯文學中這種不正確的傾向再繼續發展下去，遺害蘇聯的人民和讀者，使得蘇聯文學發展到一條毫無思想內容和與現實背道而馳的道路上，因此就在去年八月十四日發表了一個決議，批評『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錯誤，以及列寧格勒地方黨部與蘇聯作家協會領導工作的錯誤，決議了改組『星』的編輯部，委任葉戈林爲總編輯，『列寧格勒』雜誌則暫時停刊，將一切力量集中來編輯『星』，直到列寧格勒的作家有足够的力量出版兩種或是兩種以上的刊物時，再行復刊。接着蘇聯作家協會在九月四日舉行了理事會，發表了決議，鐵霍諾夫、法捷耶夫、西蒙諾夫、蘇爾柯夫、卡達耶夫、阿歇耶夫、維希聶夫斯基、戈爾巴朵夫等很多作家，都先後發言，對蘇聯文藝界中的這種錯誤的傾向有所檢討，並批評了各自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根據這次決議，作家協會的領導機構改組，解除了鐵霍諾夫所負的作家協會主席的職務，另組織祕書處起而代之。這個新機構包括祕書長一人，副祕書長四人，祕書八人。現任祕書長爲法捷耶夫，副祕書長爲西蒙諾夫、鐵霍諾夫、維希聶夫斯基及柯爾納楚克，其他八個祕書多爲蘇聯各民族作家。同時，聯共中央書記日丹諾夫，也於九月間在列寧格勒的黨與作家的會議上，作了一個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總結性的報告，在這裏，日丹諾夫仔細地分析了淑希慶柯和阿赫馬托娃兩個人的思想根源，指出了蘇聯文藝界普遍存在着的不良傾向，更進而還又指出了蘇聯文學的本質和蘇聯作家應有的任務。

從此我們就可以看出，蘇聯文藝界最近這一次的批評工作，不只是批評淑希慶柯和阿赫馬托娃兩個人，同時也普遍地批評了他們所代表和與他們類似的一切與蘇聯文學背道而馳的傾向，因此說它是蘇聯文學在戰後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標幟，也未嘗不可，這也正是我們所譯的這本書，題名爲『戰後蘇聯文學之路』的原因。

這本文集，一共分爲兩部分：前一部分，是文獻之部，其中譯了日丹諾夫的報告，和聯共黨中央及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的決議；第二部分是論述之部，其中譯了蘇聯作家的發言，法捷耶夫和葉爾米洛夫等人的文字，以及『旗幟』雜誌中的一篇論文學的思想性的文字。此外又特將一九四四年『布爾雪維克』雜誌上的一篇批評淑希慶柯的小說『日出之前』的文字譯出，作爲附錄，以供參考之用。譯文中『高舉起文學的思想旗幟！』一文，像沈思所譯，原載『中蘇文化』一九四七年第三期，現特轉載於此，並對譯者表示謝意。

譯 者

一九四七年七月初

日 丹 諾 夫
(А. А. Жданов)

關於『星』與『列寧格勒』 兩雜誌的報告[⊖]

(ДОКЛАД О ЖУРНАЛАХ «ЗВЕЗДА» И «ЛЕНИНГРАД»)

同志們！

從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星』雜誌（«Звезда»）最大的錯誤，是將自己的篇幅，供獻給淑希慶柯（Зощенко）和阿赫馬托娃（Ахматова）的文學『創作』。我想，我沒有必要再在此地引用淑希慶柯的『作品』——『猴子歷險記』（«Приключения Обезьяны»）了。看起來，你們大家都已經讀過它，並且知道得比我還更清楚。淑希慶柯這篇『作品』的主旨，是在於將蘇聯人民描寫成爲一羣懶惰和畸形的人，一羣愚蠢而又幼稚的人。淑希慶柯完全不關心蘇聯人民的勞動，蘇聯人民的努力與英勇，以及他們崇高的社會的與道德的品質。這種題材，在他的作品裏面一向是沒有的。淑希慶柯一個小

⊖ 這是聯共中央委員會書記日丹諾夫在列寧格勒黨積極份子會議與作家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曾載去年九月間蘇聯各報章雜誌。

市民和壞坯子，專在生活最低級和最瑣碎的事物方面的發掘當中，來選擇自己經常的題材。這種生活瑣事的發掘，並不是偶然的。這是所有庸俗的小市民作家們的特質，而淑希慶柯就是屬於這些作家之列的。關於這一方面，高爾基在當年曾經講過很多。你們大家都記得，高爾基在一九三四年所舉行的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曾經嘲笑過這羣所謂『作家』們，他們除掉廚房和浴室裏的煤煙之外，更遠一點就什麼都看不到了。

◎ 對於淑希慶柯，『猴子歷險記』並不是一篇越出他一貫寫作範圍之外的東西。這篇『作品』，在批評界的視野裏看來，只不過是淑希慶柯文學『創作』中所有否定的東西當中的一個最明顯的表現而已。大家都知道，淑希慶柯從疏散的地方回到列寧格勒以後^①，曾寫了許多東西，這些東西都特徵地表示出，他不善於在蘇聯人民的生活當中，找出任何一種積極的現象，找出任何一個積極的典型。正像在『猴子歷險記』裏一樣，淑希慶柯慣於嘲笑蘇聯的生活，蘇聯的制度，蘇聯的人民，並用一種空虛無聊的娛樂和無的放矢的幽默的假面具，來掩蓋這種嘲笑。

假如你們更仔細地回味一下和細想一下『猴子歷險記』這篇小說，那你們就可以看出，淑希慶柯將我們社會秩序的最高法官的角色，交託給猴子來擔任了，並且還強迫蘇聯人民來讀一種類似道德教訓的東西。猴子被描寫成爲某種理性的開端，讓它來對人們的品性作各種評價。爲了將蘇聯人民的生活，描寫得非常地畸形怪狀、稽滑可笑和低級起見，淑希慶柯就必須借用猴子的嘴，講出惡劣的含有毒素的反蘇格言，說在動物園裏，要比在自由的空氣裏生活得更好，說在籠子裏呼吸，要比在蘇聯人們中間呼吸得還更舒適。

難道說能有比這更低級的道德與政治上的墮落嗎？而列寧格勒的人民又怎麼能夠容忍在自己雜誌的篇幅上，有像這樣的污穢和放肆嗎？

假如說，『星』雜誌將這一類的『作品』提供給蘇聯的讀者，那麼領導『星』雜誌的列寧格勒人士的警惕性該是多麼薄弱，竟允許在自己的雜誌裏登載這類獸性地仇恨蘇聯制度的含有毒素的作品。只有文壇的渣滓，才能創造出這一類的『作品』，只有瞎了眼睛和不關心政治的人

① 在蘇德戰爭期間，當列寧格勒城被德國法西斯軍隊包圍時，淑希慶柯帶了他的『日出之前』一書的全部稿本，飛到中央亞細亞去，勝利後方重返該城。『猴子歷險記』一小說，登載在一九四六年的五——六期的『星』雜誌上。

，才會給它們以出路。

據說，淑希慶柯的小說還上過了列寧格勒的雜耍舞台。這類的事實竟能存在，那麼列寧格勒的思想工作的領導，是軟弱到了什麼程度！

◎ 淑希慶柯竟能帶着他那種惡意的道德，鑽進列寧格勒一家大雜誌的篇幅，還有着一切的方便在那兒安頓下來。「星」雜誌，本來應該是教育我們青年人的一個機關刊物。這個雜誌現在收容了淑希慶柯這樣一個壞坯子和非蘇聯作家，那麼它怎麼能夠完成這一任務呢？！難道「星」雜誌不知道淑希慶柯的面貌嗎？！

並且在不久之前，一九四四年初時，「希爾雪維克」雜誌上曾嚴格地批評了淑希慶柯所寫的一本淆亂人心的小說：「日出之前」（«Перед восходом солнца»）；這本小說，是在蘇聯人民反對德國侵略者的解放戰爭的最激烈的時期中間寫成的。在這本小說中，淑希慶柯把自己的卑鄙而低級的靈魂都全部暴露出來，並且是帶着一種享樂和愉快的心情寫出來的，他想告訴所有的人：「瞧呀，我是怎樣一個流氓」。

在我們文學裏面，很難找到比淑希慶柯在「日出之前」一小說中所宣傳的那種更惡劣的「道德」了，在這裏，他把別人和自己，都描寫成爲一羣既無廉恥又無良心的醜惡的淫亂的野獸。他並且是當我們人民在前所未聞的艱苦的戰爭中流血的時候，當蘇維埃國家的生命正處於千鈞一髮的時候，當蘇聯的人民爲了戰勝德寇而貢獻出不可計數的犧牲的時候，把這種道德呈獻在蘇聯的讀者之前的。而避居在大後方阿拉木圖（Алма-Ата）的淑希慶柯，這時候對於蘇聯人民及其與德國侵略者的鬥爭，絲毫沒有一點幫助。「布爾雪維克」雜誌當衆公開責備淑希慶柯是個反蘇聯文學的誹謗者與壞坯子，這是非常公平的。當時他對這種社會輿論，表示了蔑視。而現在，過了還沒有兩年的功夫，「布爾雪維克」上那篇批評文字的墨跡還沒有乾，同一位淑希慶柯又凱旋似地回到了列寧格勒，開始在列寧格勒各雜誌的篇幅上自由漫步了。不只是「星」雜誌，就是「列寧格勒」雜誌也同樣樂於登載他的作品。劇場也很樂意地準備上演他的作品。此外，還讓他有可能在蘇聯作家協會列寧格勒分會裏佔一個領導的地位，和在列寧格勒的文學事業上起着積極的作用。你們有什麼理由，能允許淑希慶柯在列寧格勒文學的園地裏自由漫步呢？爲什麼列寧格勒的黨的積極份子和文學組織，能允許這些可恥的事實發

生呢？！

淑希慶柯澈頭澈尾的腐朽和頹廢的社會政治與文學的面貌，並不是在最近這個時期才形成的。他最近的『作品』，完全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它們不過是淑希慶柯從二十年代初就開始的整個文學『遺產』的繼續發展。

在過去，淑希慶柯是怎樣一個人呢？他是所謂『塞拉皮翁兄弟』（《Серрапионовы братья》）文學團體的組織人之一^②。淑希慶柯在組織『塞拉皮翁兄弟』時期的社會政治面貌是怎樣的呢？那麼就讓我們來看一看一九二二年第三期的『文學雜記』（《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Записки》）吧，在這一期雜誌裏面，這個團體的創立者曾說明了自己的信條。在那兒所發表的許多文字當中，淑希慶柯在一篇叫做『關於自己及其他』（《О себе и еще кое о чем》）的短文中，寫出了自己的『信條』。淑希慶柯對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都不知害羞，他當衆暴露出和非常坦直地講出了自己的政治、文學的『觀點』。請你們現在聽一聽，他在那兒是怎講的：

『一般地講，做一個作家是很難的。舉如，就拿思想意識來說吧……現在要求作家要有思想意識……唉，說真話，這我覺得有些不舒服……』

『請問，假如沒有一個政黨能整個地吸引我的話，那麼，我的「正確的」思想意識」該是什麼呢？』

『從黨派人士的觀點來看，我是一個無原則的人。隨它去吧。關於我自己我只能說：我不是共產黨員，不是社會革命黨員，不是保皇黨，而只是一個平常的俄國人，並且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

『我講句老實話，——就是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曉得，就拿古奇科夫來

-
- ② 『塞拉皮翁兄弟』是一九一九年在彼得格勒（即今之列寧格勒）所成立的一個文學團體。『塞拉皮翁兄弟』係取自德國小說家霍甫曼所寫的一本小說的題名，塞拉皮翁弟兄共六人，各代表一種不同的個性，而他們也正是這樣的。參加這個團體的，在當時有伊凡諾夫、卡維林、淑希慶柯、隆茲、尼吉丁、史洛尼姆斯基、鐵霍諾夫及費定等人。他們否認藝術的社會作用，認為藝術就是為了藝術，它『正像生活自身一樣，既無目的，又無意義』。但其中有許多人，像卡維林、鐵霍諾夫、費定等，在創作態度上後來都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擺脫了『塞拉皮翁兄弟』的影響。

說吧……古奇科夫是那一黨的呢？鬼曉得他，他是什麼黨。我只知道：他不是布爾雪維克，至於他是不是社會革命黨或是立憲民主黨——那我就不知道，並且也不想知道』……。

同志們，你們對於這種『思想意識』能講什麼呢？自從淑希慶柯發表了他這篇『告白』以來已經過去二十五年了。從那個時候起，他改變了什麼嗎？一點都看不出來。在這二十五年當中，他不僅沒有學到什麼，不僅絲毫沒有什麼改變，相反地，竟公開無恥地，繼續成爲一個無思想與庸俗卑鄙的說教者，一個無原則與無良心的文藝流氓。這就是說，淑希慶柯過去是怎樣，今天還是怎樣，不喜歡蘇聯的制度。他過去如此，今天還是如此，反對和仇視蘇聯文學。假如在這一一切情形之下，淑希慶柯在列寧格勒差不多要成爲文壇的巨匠，假如在列寧格勒的文壇上大家都讚揚他，那我們值得驚奇的，就是那些爲淑希慶柯鋪路和歌頌他的人們，是何種程度的無原則和馬乎，是何種程度的不嚴格和沒有認識！

請允許我從所謂『塞拉皮翁兄弟』羣裏，再找一個說明出這種面貌的例子來。在一九二二年第三期的同一本『文學雜誌』上，另一位塞拉皮翁兄弟萊夫·倫茲（Лев Луц），曾想給『塞拉皮翁』團體所代表的那種有害的反蘇聯文學的傾向，作一個思想上的根據：

『我們是在革命的日子裏，是在政治極度緊張的日子裏聚集在一起的。『誰不跟我們走，誰就是反對我們！』——人們從左右名方對我們這樣講着，——你們跟誰走呢，塞拉皮翁弟兄們——跟共產黨走呢，還是反對共產黨？跟革命走呢，還是反對革命？』

『我們跟誰走呢，塞拉皮翁弟兄們？我們跟隱士塞拉皮翁走』……

『社會性支配着俄國文學的時期是太久和太苦惱人……。我們不需要功利主義。我們並不是爲了宣傳而寫作的。藝術是現實的，正像生活自身一樣；它又正像生活自身一樣，既無目的，又無意義，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不能不存在』。

『塞拉皮翁兄弟』所賦與藝術的作用，就是這樣的，它去掉了藝術的思想性，社會意義，而歌頌藝術的無思想性，歌頌爲藝術而藝術，藝

④ 古奇科夫（А. И. Гучков）是位莫斯科的大實業家，曾參加過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任海陸軍部長，十月革命後逃亡國外，從事反蘇活動。